

12

舞台生涯

安徽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



安徽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黄梅队里忆婵娟”
——记著名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王冠亚〔1〕
- “飞飞飞” 仍然在飞
——记著名杂技表演艺术家曹鹏飞 ……………芮淑敏〔24〕
- “董永” 永留在人间
——记著名黄梅戏艺术家王少舫……………林 青〔41〕
- “凤鸣岐山”
——记唢呐演奏家刘凤鸣……………夏学著〔55〕
- 竹笛余音在人间
——记盲人笛子演奏家尹明山……………夏学著〔69〕
- “庐剧玉兰花”
——记庐剧著名演员丁玉兰……………王 焱 次 方〔78〕
- “幸运鸟” 还在歌唱
——记著名影剧表演艺术家王熙春……………绥 民〔92〕
- 《讨学钱》中“老先生”
——记著名庐剧演员王本银……………王柏龄〔105〕

- 霜雪砥砺绽红梅
——记著名京剧演员刘美君……………程庆宾〔116〕
- 花鼓生涯五十春
——记著名花鼓灯表演艺术家冯国佩……………刘明龙〔128〕
- 迷人的柳琴 拉魂的腔
——记著名泗洲戏演员李宝琴……………丁文保〔139〕
- 麒派艺术的传人
——记著名京剧演员徐鸿培……………孙健生〔151〕
- 淮北剧坛的艺术明星
——记著名曲剧演员郭立仙……………李光利〔166〕
- 笑林生涯五十秋
——记著名相声演员高笑林……………罗 林〔177〕
- “我要把艺术再现给人民”
——记著名黄梅戏演员潘璟琍……………刘家田〔189〕
- 老树春深更著花
——记著名京剧演员谢黛林……………杨学俭〔201〕
- 艺术财富的追求者
——记著名余派老生薛浩伟……………王道庆〔211〕
- 后 记……………〔224〕



“黄梅队里忆婵娟”

——记著名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

王冠亚

我国当代著名书法艺术家林散之作了《追悼严凤英》一诗，表达了对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短暂一生艺术的崇高评价和无限哀思之情。诗曰：

犹是缠绵旧恨牵，
黄梅队里忆婵娟。
奈何一处瑶台诏，
委婉新声托杜鹃。

(一)

安庆，象条古老的帆船，停泊在滚滚后浪推前浪的大江北岸。1930年4月23日，著名的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就出生在这块充满着苦难、到处飘溢着黄梅乡音的土地上。

严凤英的祖母是个从外乡逃荒来的苦命人，丈夫被一场大水夺去了生命。她守寡多年之后，与一位为人厚道、心地善良

的木匠严启纯结了婚。后来俩人开了一家小饭店，日子过得倒也恩爱。只是都四十上下的人了，却还没有个孩子。于是，他们就从荐头店里买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小男孩。

这男孩原名长锁，聪明伶俐，7岁就能同人对对子。一位上严启纯开的饭店来喝茶的先生，给他取了个名字——严思明。严思明长大后，严启纯夫妇托人从苦儿院领来一个孤女，让他们结为夫妻。苦儿院的孩子一律都姓丁，所以家里人都叫严思明的妻子丁小妹。严思明17岁那年，丁小妹怀了孕。次年春天，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婴呱呱坠地，长辈给她取名叫鸿六——她，就是日后名扬国内外的著名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

严启纯的老家在桐城罗家岭，按照祖传家规，添了子孙，得进严家祠堂拜祖先，领辈份。不久，一家人商议后，就离开安庆回到了罗家岭。哪知，回乡后令人痛苦的事情接连发生。

先是有人对严启纯说：“我们祖上规定，凡是偷盗、淫娼、唱戏的，都不能进祠堂入谱。你那媳妇是苦儿院的，是不是私伢子？”这话让丁小妹听到了，她哭着抱起凤英就要出走。严思明发现后好说歹说，把她留下。本想生个男孩好进严家祠堂入谱，没想丁小妹又生了一个女孩。冷言冷语，白眼唾鼻，丁小妹实在受不了。她一狠心，孩子一断奶，便撇下丈夫和两个孩子出走了。从此，凤英过着没娘的生活。

幼小的凤英，常在田野里玩耍，闲得没趣就拉开嗓门唱黄梅调。到了晚上，她就蹲在隔壁大伯家，瞪大眼睛听故事，什么七仙女下凡配董永啦，牛郎织女会鹊桥啦，简直入了迷。

在凤英十三四岁的时候，村里来了个铁匠。此人姓严名云高，40多岁。他年轻时爱唱黄梅调，十七八岁唱过花旦，二十七八改唱青衣，三十七八又唱老旦，什么大花、二花、扫边小丑，都拿得起放得下。眼看人老了，离黄土堆不远了，生怕满

簪子戏跟着自己一齐进了棺材，所以一听附近有个会唱黄梅调的姑娘，就决定去访一访。打听到了凤英常去的集市，于是就挑起白铁担子，摇起铜串片直奔集市而去。

严云高摆下担子，把那铁锤敲打得有板有眼，只不过一刻工夫，就听见一阵黄莺似的歌声传了过来，跟这板眼吻合得无隙无缝。原来，正在赶集的凤英一听到这板眼，不由自主地随口哼出：“小小鸟雀绿莹莹……”那叮叮咣咣的敲打声，就象专为她打板伴奏似地，唱得好不带劲！严云高敲着敲着，不觉露出一丝微笑：“这丫头有天分！跟得上板！”接着，他又故意把板眼放慢些，哪知那丫头也跟着板眼唱慢了；他又把板眼敲得很快，那丫头紧跟着也就唱快了。突然，“补锅——补茶壶……喽……”，象一声“嘎调”直冲云霄。凤英的嗓子突然哽了一下，但立刻就跟着那“补锅”的调门自然而然地也唱起了“嘎调”。严云高心里暗喜，特地又把调门放低，用粗嗓子唱出了“扒字调”，“补——锅——喽……”小凤英就象感染了似地，也改成了“扒字调”。就这样，严云高时快时慢、时高时低地逗着凤英。凤英先是叫人牵着鼻子跑，唱着唱着，她就象得了道的樊梨花，高低快慢，强弱曲直，紧逼紧迫，一板一眼都不放过，一点情面也不留。突然，严云高不敲了，也不吭了，热闹的场面顿时冷了下来。这一来凤英反而受不了了，她呼地站了起来，来到白铁担子面前，赌气地问道：“喂，你敲么事？！”“打铁卖糖，各干一行。你唱得我还敲不得？”

“你这个老伯是哪场的？”“嗨！要查户口，还是要抓壮丁？罗家岭的，跟你一家，也姓严！”“没见过，你哄我？”凤英嘟起了小嘴。“不信，你打听打听，白铁匠——严云高！”

散集后，凤英和姐妹们搭伴回罗家岭。走着走着，忽听前头传来清脆悦耳的黄梅调。那唱歌的人就是严云高。快到罗家

岭的时候，严云高住了脚，回头对凤英诡秘地一笑：“要补锅补壶，到集上找我——小姑！”于是摇着铜串片，叮叮当当地走了。

不久，严凤英就找到严云高家，真心诚意地拜云高为师，云高也愿意收下这个徒弟。

转眼到了秋天，庄稼人有了好收成，也想玩一玩，唱一唱。严云高心想趁这机会让几个徒弟演出一下。江继华的父母是开小茶馆的，南来北往的人见得多，所以不反对儿子唱回把戏玩玩。加上另外几个热心人敲边鼓，云高的胆子就大了起来，简直把祠堂的王法忘到了九霄云外。

伢子们呢，听说要登台演出，一个个就好比大姑娘坐花轿，战兢兢又乐滋滋。凤英虽说胆大，但真要上台，她心里也打起了小鼓来。

那天晚上，江记茶馆提早关门，把四个茶桌一拼，就算是舞台，又挂上两只冬天暖手用的火盆，里面放上大把灯草，灯油由大家资助。“灯光”就这样解决了。行头呢，找新媳妇借两件花衣裳，头上插几朵绒花或雏菊，也就算是“头面”了。吃过晚饭，茶馆里挤满了人。由于云高平素人缘好，有好几个朋友跑前跑后帮他张罗场子。开戏后，前两个戏演得还顺利，轮到凤英出场，笑话来了。凤英唱的是《何氏劝姑》，她演小姑张蓝英，江继华演嫂子何氏。场上江继华唱到“聪明姑娘蓝英快下楼阁”时，把眼往上场门一瞥，左等，右等，凤英两腿还在“弹琵琶”，就是出不来。台下开始哄笑了，有人还叫着：“小姑子快下绣楼啊！”凤英还是不敢出来。这下继华着急了，他又“哎”了一声，叫道：“蓝英快来啊！”这时凤英被人推了一把，才出了场。看戏的都是熟人，向她投去了鼓励的眼光，她胆子这才大了起来。这晚可真热闹！戏唱完了大家还

不愿散，一齐围着凤英，问这问那，评头论足，赞不绝口。

凤英唱黄梅调的事传开了，严启纯又惊又怕，唯恐有什么祸事落到孙女头上。果然，一天大门突然被推开了，一个邻居跑进来说：“快！快叫凤英避一避，祠堂来人抓她了！”启纯的脸刷地一下白了，凤英扯着妹妹鸿宝就往外跑。严启纯急中生智，说：“上白虎山洞里去躲一躲吧！”

凤英先弯到一个小伙伴家，叫她快去告诉师父，即使祠堂的人把她抓到，她也决不会招出是师父教的。云高听了后，不觉眼眶一热，随手包上点炒面，叫那小伙伴给凤英送去。

祠堂里抓不到凤英，就来逼严启纯：“家出四品黄堂，岂容子孙唱戏！你家出了这个败类，该当何罪！”严启纯又是磕头，又是作揖，一时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云高虽然每日还在门口锤白铁，心里却火烧火燎，生怕凤英被祠堂抓去。一天，江南的有名老生程积善托人来找严云高，说是他找了个台口，人不齐，想请凤英前去搭班试试。云高听罢，一拍大腿，说道：“一不做二不休，祠堂要抓她，就让她去吧！”随即叫人去告诉凤英。凤英偷偷跑到家里，收拾了两件小布褂，就一口气跑到了阎王渡口，随程积善派来的人一起上了船。见了程积善，她诉说了罗家岭所发生的事情，程积善听了，心里很难受，半晌才说：“叫你一个黄花闺女出来抛头露面，都怪我想得不周到。”凤英一头跪在程积善面前，说道：“我死也死在这里……师父讲的，你是好人！我跟着你唱戏，伺候你一辈子！”一个叫江大脚的烧锅大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主动地说：“把这伢子交给我吧，我来照料她！”程积善眼泪夺眶而出，轻轻扶起凤英，说道：“好伢子，你不怕苦，就留在我这儿吧！”

江大脚象妈妈一样照应凤英，还不时地把过去在剧社里学

来的本事教给她。有时，到了晚上，她烧根香逼着凤英练眼功。她把香在凤英眼前绕来绕去，推远推近，叫她用眼盯着火星转。转呀转呀，凤英的眼睛灵活了，什么转眼、对眼、白眼、斜眼等，都能神气活现地说来就来。江大脚告诉她，学会了真挑水，再去挑戏台上的假水桶，扁担颤悠起来就象真的了。江大脚还教她唱老腔老调，如“吕洞宾三戏白牡丹”、“韩湘子三度林英”，以及看相的，算命的，私订终身的……简直象个万花筒。

江大脚虽然文化不高，但为人却是行得正坐得稳。程积善的班规也极严，很讲究“身穷志不穷，卖嘴不卖身，江湖路上客，走后留名声。”

程积善年青时，也唱过花旦，有空也常给凤英说戏。一天，罗家岭祠堂的两个户差访到练潭来了。他们找到了正在说戏的程积善，问道：“哪位是程老板？”程积善拱了拱手：“在下便是，二位有何贵干？”户差说：“我们是罗家岭严家祠堂的，奉户尊之命，前来抓族门的败类！”程积善不动声色：“啊！原来是罗家岭的，失敬失敬！我们好象是踩的练潭地盘，同你们井水不犯河水呀！”“我们是找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女的姓严。请多多包涵！”“啊，戏班买小孩，凭的是文约字契，而且都打上手模脚印。你们想要，还得看他们想不想去，看我们想不想放！”户差一见他嘴巴上了锁，赶紧朝口袋里掏钞票：“你有过开销，还能要你吃亏？伢子交出来，账好算！”程积善干脆地说：“这个家我当不了，你也当不了！”户差一听抄起扁担要动武。眼看事情闹大了，程积善胸有成竹，朝后一退，向围观的人叫道：“列位，列位！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程积善闯荡江湖，全凭众人帮场。今天这两位大哥从罗家岭闯到练潭，隔山隔水来抓人，不光是给我们班子砸锅捣灶，也

是骑在练潭人头上拉屎。在下别无办法，只有请各位包涵了！”江大脚先发制人，乘势扑上去揪住户差的领子，说道：“山不转路转，河不转水转！你有好汉三千，我有知己八百！”那两个户差看情形不妙，吓得连滚带爬地跑了。

那晚，为酬谢仗义相助的乡亲，除了唱全本《天仙配》，还叫凤英加演了《打猪草》、《送香茶》。凤英的戏演得活极了，可是卸装的时候，程积善的眉头却皱了起来，他说：“逃了初一，逃不了十五！”江大脚也叹了口气：“是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就怕他们要耍回马枪。”程积善狠了狠心，说道：“罢！罢！这个码头算砸了，另换个吧！”江大脚摸了摸凤英的辫子，问道：“舍得家吗？”凤英呆在那里，心里酸酸的。

乘船离开练潭那天，凤英趴在船沿上，真想狠狠地哭一场。程积善看出了她的心思，就逗她说：“大姑娘了，还想家？到枞阳，可热闹啦！有大街，大戏台！要多学点戏……来，教你一段《山伯访友》。”

严凤英正式开始了舞台生活。她用心向师父们学唱“一枝梅花靠墙栽，墙高花矮显不出来……”四句彩腔。因为黄梅戏的三十六本大戏中，不少丫环都是唱这通用的唱词，学会了就可以在不少戏里扮演丫环的角色了。

严凤英学艺的生活是眼泪拌着冷饭过的。班子本身就穷，15岁的严凤英只拿最少的厘账；一年四季，只有两件从旧货摊上买来的单长衫遮身，寒冬腊月也只能以此御寒。那时唱戏兴“两头红”，日头落山唱到日头出山，又累又饿。凤英究竟还是个孩子，有戏就上台，没戏便在后台的桌子底下睡觉。师父们有时让她歇歇，有时踢踢她叫她趴在台边看戏学戏，有时她又揉揉眼睛上台演出。那时她不仅没有自己的行头和头面，甚

至连名字也没有。开始大家就叫她的乳名。一次，一位演主角的女演员病了，要找个人顶替，于是大家就想到她。但是，没有名字怎么出“水牌”呀！班子里师父们你一句我一句给她凑了个“严凤英”，从此她就一直叫这个名字。可是行头呢？头面呢？总不能这样破破烂烂的上台呀。只见她朝班里叔叔面前一跪，说道：“叔叔，借件行头给我穿穿！”师父们心软了，这个借行头，那个借头面。再说，这天晚上比进考场还要紧张，这个给她包头，那个赶紧教戏，前台都已开演了，后台还在背词。这回可不是严凤英一人进“考场”，而是全班人马进“考场”。多少老师把心栓在严凤英的身上啊！

黄梅戏班有句老话，叫做“望到台柱子就是家”。这些萍水相逢、互不相识的“臭戏子”，几乎把他们的一切都倾注在这个女孩身上，一心把她扶上马。她终于不负众望，一炮打响，小小年纪在黄梅戏舞台上站住了脚！黄梅戏的旦角本来是由男的扮演，改成女的后，原来的腔调就显得太低，嗓子太压。于是严凤英就在原来的基础上向上提高，加上小时学来的山歌民谣帮了她，这就形成了后来的严派唱腔的独特风格。

平时在戏里，凤英专演丫环，要是个戏里前后有两个丫环，那就全是她一人扮演。日子一长，丫环越演越好，甚至有些看戏的就专爱看凤英演的丫环。班头看出这是招徕观众的好办法，于是出海报就专写一笔——“小凤英主演丫环”。消息传到罗家岭，严启纯就被祠堂传进去了。后来看他已八十高龄，倒也没有怎么难为他。不过，却一定要他把那个“野丫头”找回来，不让她败坏严家的名声。严启纯只得借了个小土车，吱溜吱溜地上了路。傍晚，到了双岗铺，看到一张戏报，上头写着三个大字——“二龙山”；下面的小字是：“聘请真正坤伶花旦小凤英串演丫环挂帅”。严启纯赶忙买上戏票，专等晚上

与孙女见面。

晚上，戏开场了。凤英走出台来一个亮相，没唱几句，台下就响起了热烈的喝彩声。严启纯几个月不见凤英，感觉凤英长大了，变漂亮了！真是又高兴，又紧张。散了戏，凤英正在后台卸装。忽然黄狗“汪汪”地咬着她的衣服，又朝门边叫了两声。凤英抬眼一看，惊呆了，原来是爷爷！“爷爷”，她心里有好多话一时吐不出来，只好一头扑到爷爷怀中放声大哭。严启纯颤巍巍地从布袋里摸出几个茶叶蛋来，疼爱地说：“哭么事，傻丫头！你唱的，爷爷看到了，饿了吧，快吃蛋！”凤英抹着眼泪笑了。她接过茶叶蛋，一个一个散给叔叔伯伯们，最后剥了一个塞到爷爷的嘴里。班里人都围了上来，有的端茶，有的递烟。江大脚心好嘴快：“老伯，放心！凤英在这里很好，有我照应！她在这不就象我自己的女儿一样吗！”爷爷笑了：“嗬嗬，那该难为你了。”程积善向他谈了戏班的情况，又夸奖凤英聪明能干，不愁混不出一点名堂来。启纯心里的疙瘩这才解了一点。大家硬留严大伯住几天，严启纯也舍不得离开凤英，总想再看几天，于是就留下来了。白天没事，严启纯在街头转悠，想听听人们是骂凤英，还是夸凤英。结果骂声倒没听到，夸的却尽是一些奇里古怪：“伙计，今天有好戏，凤英炒现饭！”什么叫炒现饭？严启纯始终弄不懂。后来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大戏前头唱一回《打猪草》，后头再唱一回《打猪草》，这就叫炒现饭。启纯又问：“一个《打猪草》，炒来炒去有什么味道？”那人说：“你老爹只怕没看过凤英的戏吧？凤英的现饭莫说炒两遍，就是炒三遍四遍，五遍六遍，也有人看。”启纯不放心，回来就问程积善，这“炒现饭”是好话还是坏话？程积善对他说：“凤英刚学会的戏不多。但是大家就爱看她的戏，开锣戏她唱了《打猪草》，本戏唱完还要她再唱

《打猪草》，大家照样欢迎。后来成了习惯，所以就叫小凤英炒现饭了。”

严启纯一看大家这样喜欢凤英，对她这样好，也只好死了心：“就由她去吧！”临别时，严启纯紧紧拉住凤英的手，老泪纵横地说：“人过八十，活一时是一时。何况我也顾不上你了！不过，唱戏的路是条险路，唱戏的饭是碗苦饭，你无爹无娘，要靠大家哟！”他又端起酒杯面对众人说：“这伢子年幼，不懂事，就拜托各位了！”大家着实安慰一番，让他放心，接着就拥着小土车，把他送至镇外。凤英非要给爷爷背车，一直送到三岔路口。她怕爷爷难过，一路上又是唱又是笑。爷爷再三嘱咐：“一时半时不要回罗家岭，待以后祠堂换了户尊再说。爷爷不死，再来看你……”凤英强装出的笑容消失了，眼泪扑簌簌地滚了下来。她望着爷爷的小车渐渐远去，一直到从地平线上消失……

1945年，严凤英随着众人来到了枞阳。那时，人们还习惯叫她鸿六。她穿着黑裤子白褂子，头上剪着二道毛，乍看倒也是一般。可她在白褂子上翻了个西式的衬衫领，显得很精神。在枞阳，她常演《打猪草》里的女伢子陶金花，后来她也演过男伢子金小毛。那时的金小毛是丑扮，她也敢画个白鼻子上台，深受观众喜爱。她也常演观众所喜欢的丫环一类的配角。她演《山伯访友》中银心时，观众一看她出场，就把糖果、钱包往台上扔，以示欢迎。她虽演配角，从来都很认真负责。她曾说过：“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1946年，严凤英又回到了安庆。虽然她这时成熟了，名声大起来了，但她没有一点架子，并且很少顾及自己，总是想着班友们的困难。那时她在安庆西门外的黄金大舞台唱戏，由于天冷，又逢年关，看戏的人少多了，有的班子混得揭不开锅，

只得煮点稀饭汤给大家度饥荒。可是，凤英那里却不是这样，只要她一出演，总是场场客满。于是，另外两个班子派人前来联系，想请严凤英赶包，也到他们那里去唱。严凤英二话没讲，满口答应。这下，三天年里三家剧场都挂牌：严凤英登台献艺。初一演《戏牡丹》，初二演《送香茶》，初三演《游春》。严凤英唱完这家，不卸装，坐上黄包车赶到第二家；唱完第二家，又赶到第三家。这三天三家剧场场场客满，好多观众跟着黄包车跑，去三家剧场看她的演出。这下总算解决了三个班子过年吃饭的问题，班里的人没有一个不说严凤英讲义气。

严凤英虽然在安庆舞台上越唱越红。但是，这也给她带来了无穷的烦恼。一些所谓国大代表和国民党军官，一个个象绿头苍蝇似地叮着她，这个要收她做干女儿，那个要娶她当小老婆。有的还唆使地痞流氓砸她的戏馆，封她的大门，甚至把她关在屋子里面软禁起来。严凤英宁死不从。最后，碍着她在安庆的名声，那班坏蛋也就奈何不得，只得把她放了，但不准她上台演戏。严凤英被迫离开了班子，流落到他乡外地，干着小吃店的洗碗工，担任京戏班的配角。待到解放前夕，她已沦落为南京街头的卖唱姑娘。

(二)

严凤英在旧社会生活了18年。真正的成长是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1949年春天，解放大军的炮火声震撼了南京城。那天，她在城外被解放军“俘虏”了。据侦察员报告：“她皮肤雪白，身腿苗条，而脚丫却分得那么开，象是穿日本木屐的……”她

跟着侦察员走进一间小茅屋，一个脸上布满鱼尾纹的老人，笑眯眯地招呼她：“坐！坐！”侦察员给她介绍说：“这是我们首长。”首长见她长得端庄秀丽，心想：这样朴素的姑娘会是间谍？他和蔼地向姑娘宣传：“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纵然你是敌人，只要放下枪杆，我们就会宽待你的，你讲吧！”

凤英两眼直眨：“讲什么？”首长问：“你是哪国人？”“我是中国人。”“那你的脚趾头怎么分得这么开？”凤英听了，心里格登一跳，自己从来都没有注意过脚趾头，这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这个……这个……”

这一来叫大家就更犯疑了，首长也进一步向她追问：“不要这个那个，老实讲，你过去在家穿的什么鞋？”不提穿鞋还罢，提起穿鞋，凤英忽然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13岁以前，我打赤脚，放牛割草都打赤脚……不穿鞋……天冷了，穿大伯和大妈的鞋……后来唱戏，买不起别的，买过一双凉鞋，冬天还是穿凉鞋……”凤英把她怎样放牛，怎样当童养媳，怎样挨鬼子炸弹，怎样被祠堂追捕和国民党军官、地头蛇怎样逼她吞金上吊等等，就象竹筒倒豆子，一齐哭诉出来。旁边的战士听了，个个眼泪汪汪，首长也止不住地揉着眼睛。“她不是什么日本间谍，是受苦受难的阶级姐妹！你们啊——”首长生气地朝那几个侦察员说。他见凤英好象许久没吃过饱饭似的，就叫炊事班长给她做饭，特意加了碗鸡蛋豆腐汤。首长亲自把汤端到她的面前，亲切地说：“好好吃吧！不要怕，就跟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凤英含着热泪，大口大口地吃着。饭一下肚，她就感到浑身热乎起来。首长了解到她会唱戏，便说：“你是唱黄梅调的，不过，目前我们部队还没有剧团，你愿意留下来学当护士么？”凤英说：“我想唱戏……”首长说：“那也好，

你这个愿望是能实现的！”接着，就塞给她几张钞票：“这几张钞票你带着，路上好买吃的。”凤英的泪水刷刷地往下淌。首长一直把她送到村口：“再见！希望将来能在舞台上见到你！”果然，没过多久，黄梅调时来运转，严凤英也跟着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1950年，正当大江水暖的时候，流落他乡的严凤英回到了故土安庆。当她见到启蒙老师严云高和当年的许多伙伴时，不禁悲喜交集，热泪盈眶。她进入了胜利剧场，一来就排演新戏。由于她上过几年学，人又聪明，排新戏时大都由她扮演女主角。她在历史剧《江汉渔歌》中扮演的渔家女阮春花和在现代戏《柳金妹翻身》里扮演的女工柳金妹，都显露出一个优秀演员的才华，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爱戴。

1953年3月初，毛主席坐船巡视长江，路过安庆，听了安庆地、市委负责同志的汇报后，谈到了黄梅戏。毛主席说，要把这些人民喜爱的地方戏抢救过来，把它搞好。于是，省委负责人就找了些黄梅戏艺人座谈，并告诉大家省里要成立黄梅戏剧团，问他们谁愿意参加？严凤英兴高采烈地说：“我第一个报名！”眼看就要离开安庆去省城合肥，严凤英真是恋恋不舍。但是为了黄梅戏事业，她还是下定决心奔赴征途。市里的领导都来了，就象嫁女儿去婆家一样，千叮咛万嘱咐：“我们代表安庆人民，把女儿嫁到省里去！常言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的水。可是我们革命大家庭的女儿不是水，也泼不掉！希望你们给安庆人民争气，不要忘记安庆！”一席话，说得严凤英流下了感激的热泪。黄梅戏的春天来临了。

4月30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成立了，并在合肥双井巷实验剧场举行建团演出。演出的节目是《打猪草》、《蓝桥会》、《戏牡丹》、《游春》和《春香闹学》。不久，按照当时的

政策，领导要按严凤英在胜利剧场拿加票的平均收入发给她工资。严凤英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减少她的工资，最后领导说：“不能再减了。否则全省兄弟剧团的演员就不好定了！”生活安定了，心情舒畅了，严凤英用发自心底的歌声，来迎接繁花似锦的春天。

不久，严凤英主演了《天仙配》中的七仙女。这个玉帝的女儿，敢于冒犯天规，极端蔑视以门当户对维系起来的婚姻。这虽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一种幻想，但却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社会风气。这出戏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在第一届华东戏曲会演大会上荣获一等奖。195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它拍成电影。编剧桑弧，导演石挥。桑弧的电影文学剧本很富于镜头感。石挥看了剧本，想把它拍成一部新颖的神话片，并打算抛开舞台形式，音乐也另起炉灶。可是，当他看了《天仙配》的演出后，发现了黄梅戏的特点，也发现了严凤英的特点，如七仙女在“路遇”中的“三挡两撞”一段，观众并不觉得在时间与空间上不合理，相反感到七仙女那么可爱，那么可信。于是他同摄制组决定以黄梅戏作基础，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性能，把《天仙配》拍成一部神话歌舞故事片。

拍摄过程中，严凤英同石挥紧密配合，并从石挥那里得到许多艺术上的启示。如“分别”一场中，七仙女要离开丈夫回到天上，抱住晕倒在地上的董永哭道：“董郎昏迷在荒郊，哭得七女泪如涛！”石导演指出这是悲剧的高潮，要求严凤英把七仙女爱丈夫、恨玉帝的生离死别的感情尽情表现出来，并要求她在摄影机前当场流出悲伤的眼泪。可这谈何容易？

到底是石挥经验丰富，他对严凤英说：“你放心，若真哭不出来，我们就给你点眼药水。不要因此影响了戏。”以此来卸掉严凤英的思想包袱。同时，他等摄影场上一切准备就绪，便